



胆小鬼系列



女生 寢室



THREE

沈醉天 作品

校园悬疑小说的巅峰之作
女生寢室夜半必读书

最新修订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胆小鬼系列

女生 寝室

3

NÜSHENG QINSHI 3

最新修订版 沈醉天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生寝室 3 / 沈醉天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 (2010. 3 修订)

ISBN 978-7-219-05978-4

I. 女…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169082 号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吴长杰
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 周娜娜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 第 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978-4/I·101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再版前言

家庭的温暖驱散孤独

如果上天给你一个可以满足的愿望，你会选择什么？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财？高高在上的权力？健康强壮的身体？荡气回肠的爱情？聪明绝顶的智商？

我不知道别人会选什么。我的选择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是的，对我来说，亲情是最重要的。我可以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爱情，但我不能没有亲情。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统计了杀人犯的成长经历，发现他们小时候都具有玩火、尿床、虐待动物三项不良行为，绝大多数都因为缺少亲情而变得孤独偏执。而且，很多杀人犯童年时都有过家庭暴力的经历。

我曾在《女生寝室1》中这样写道：

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一出生，就企图脱离天生的孤独感，甚至发出孤独者是可耻的这一感叹，可是，谁又能说自己不孤独？这世界，有谁能真正了解你、关心你、陪伴你驱逐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孤独？爱情，友情，还是亲情？

没有！

没有任何一种情感能代替孤独，也没有任何一种情感能驱逐掉孤独。

它或许会暂时隐藏起来，让你尽欢，但在夜深人静、繁华落尽时，它会悄悄弥漫出来，充斥你整个心灵。

孤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消极情绪，排除孤独的最好方法就是生活的归属感。对我来说，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功。

即使下着大雪的天气里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寂静无人的山林里，全身冻得比石头还僵硬，心里依然充满了阳光。

因为，我是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可爱聪明的女儿在等我回家。无论我在外面多么卑微、多么懦弱，回到家，就变身成了国王，和传说中的王后、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即使是爱情，也在岁月中慢慢燃尽当初的激情和浪漫，剩下的只有会心的笑容，还有血浓于水的亲情。

很多年前，父亲离我而去，一句话都不曾留下。那时，每每在深夜梦到父亲，梦到他亲切而慈祥的笑容，梦到他熟悉而自信的话语。梦醒后，心里空荡荡的，一切都仿佛不真实，温热的泪水浸湿单薄的衣被。

现在，我已为人父，终于懂得为人父母的艰辛，也终于知道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有多么重要。

《女生寝室3》写的是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苏雅，一个家境殷实、才华横溢、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孩，按理说应该过着比蜜还甜的日子，却一直生活在失去母亲和妹妹的阴影中，并且造就了她偏激、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的孤僻性格。直到她找到妹妹，曾经冰冻的心灵才敞开一点空间，尝试着去接受和关心别人。

多关心身边的亲人，多花点时间陪亲人。有些事情，只有错过了才知道可贵。有些付出，是从来不需要回报的。

沈醉天

于2010年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凶兆	001
第二章	鬼铃再现	020
第三章	夜泉笑声	032
第四章	香水有毒	050
第五章	重述噩梦	070
第六章	死亡直播	088
第七章	十二战栗	110



contents

第八章	离魂曲·····	130
第九章	谁不死·····	147
第十章	兽血沸腾·····	165
第十一章	鬼来电·····	185
第十二章	密码·····	206
第十三章	障眼法·····	228
第十四章	别无选择·····	246
尾 声	·····	264

第一章

凶兆

苏舒张了张口尖声大叫，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眼前一片金星乱舞，差点就要晕过去。等她的视线再度清晰时，那个可怕的头颅正从玻璃中缓缓探出来，硬生生地将玻璃拱成弧形。

1

2006年8月8日，深夜。

从谐音来看，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但在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眼里，这个日子却有些特别——农历七月十五，传统的鬼节。老皇历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宜嫁娶、祭祀、祈福、求嗣，忌行丧、安葬、出行。

传说，鬼节这晚，地府大赦，鬼门大开，孤魂野鬼们蜂拥而出，游历人间，享受人类的祭祀。

所以，这天晚上，南江医学院的校园里格外的清静。以前，黑夜的帷幕还没有完全降落，校园的各个角落里早就坐满了学生情侣，牵手、拥抱、亲吻，用一些简单的爱抚动作来满足各自对性与爱的幻想。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却没有人敢造次。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禁忌，在人们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没有必要，谁也不愿意在鬼节这晚

外出。

苏舒在熄灯哨响了没多久就睡着了。不但是她，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女生都早早地睡着了。这个夜晚有点反常，一向喧嚣的女生宿舍里竟然听不到女生打闹的尖叫声，寂静得过分。

不知过了多久，苏舒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

死一般寂静的黑夜，急促的铃声显得特别诡异，仿佛一个韶华已逝的女人在尖叫、嘶喊、捶打，音量并不大，却声声尖锐刺耳，迅速弥漫了这个女生寝室的所有空间，一下子就攫住了苏舒的心脏，让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苏舒感到一阵恶心，似乎想要呕吐——她从来没有听到如此难听的铃声。奇怪的是，铃声仿佛是从她的手机上发出来的。她记得很清楚，她的手机铃声是胡杨林的《香水有毒》，那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流行歌曲，怎么会变成这么难听的可怕声音？

苏舒擦了擦眼睛，确定自己不是在梦中。窗外，一轮孤月，几点繁星，忽隐忽现。夜风乍起，虽然还是八月，却已经有了几丝秋天的寒意。

铃声还在继续，旋律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起来，一个高调紧接着一个高调，绵绵不绝。苏舒伸出手，在床边摸索了一会儿，很快就摸到了她那个粉红色的诺基亚手机。手机是那种可爱型的，配了条晶莹剔透的红色水晶链，在黑夜中散发着淡淡的浅蓝色荧光。

铃声果然是从她手机里发出来的。

苏舒不再迟疑，掀开翻盖，看了眼来电显示，“138×××71724”，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苏舒对着手机发呆，想了一会儿，始终想不起这个号码的主人。这么晚了，谁还会打电话给她呢？

奇怪的是，铃声竟然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按理说，手机响了一会儿，没人接听会自动停止。难道，那个人一直在拨打？看来，她不接听这个电话，铃声会一直响下去。

苏舒小心翼翼地按下接听键，把手机放在耳边聆听。

什么都没有听到，除了若有若无的风声。

苏舒忍不住了：“喂？”

依然没人说话，却开始有声音了——又是一阵铃声。

只是，这次的铃声，特别悦耳，仿佛清泉叮咚，简单而纯粹，极为空灵，没有一点杂音。苏舒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悦耳的铃声，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心旷神怡，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身体似乎要随着铃声翩翩起舞。

不知不觉中，苏舒所有的精神都贯注在手机的铃声中，连心跳都随着铃声的旋律而起伏跳跃着。

但是，铃声却渐渐地加快了，似乎是泉水突然涨了起来，汇成了明快的小溪，唱着欢快的歌曲明快地流淌。苏舒的心跳也开始加速，如小鹿般“怦怦”直跳。她猛然一惊，额头沁出些冷汗，这铃声，怎么这么诡异？

可没等苏舒想明白，小溪突然溢满河床，汇集成了汹涌的河流，浩浩荡荡，奔腾翻滚。苏舒的心跳益发急促了，手机传来的声音仿佛炸雷般一声声冲击着苏舒的耳膜，震耳欲聋。苏舒急了，这时，她才意识到，手机里的铃声比魔鬼更可怕。

她想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却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僵硬起来，竟然不听从大脑神经发出的指令。铃声还在翻江倒海般折腾，苏舒的身体蜷缩了起来，仿佛一只正被解剖的青蛙，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肢体却不时神经质地抽搐一下。

这是什么铃声？

苏舒急了，集中所有的精神和气力，猛然发力，终于挥动了拿着手机的右手，将手机扔了出去。

粉红色的诺基亚手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可怕的铃声戛然而止。苏舒松了口气，躺在床上，筋疲力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舒怔怔地望着地上的手机，神情恍惚。过了好半天，她才勉强

回过神来。

刚才所发生的，是一场梦，还是幻觉？

诺基亚手机的质量就是好，摔得这么重一点事都没有。屏幕上浅蓝色的荧光仍然不紧不慢地亮着，忽明忽灭，颇有节奏。

苏舒光着脚丫子站在地上，捡起手机，仔细地端详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一阵夜风拂过，苏舒打了个寒战，缩着脖子钻回了毯子里。

翻看手机里已接听电话的记录，都是同学和朋友打来的，没有看到刚才那个陌生电话。

也许，真的只是一场梦。

苏舒悬着的一颗心慢慢放下。但是，她却始终没办法真正放下。刚才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那么真实，怎么可能是一场梦？颤抖疲惫的身体似乎也在提示着她什么。

苏舒头昏脑涨，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索性把手机关了，安心睡觉。但她刚闭上眼，就听到一阵古怪的笑声——女人恶毒仇恨的笑声，尖着嗓子，一个劲地笑，笑得苏舒毛骨悚然，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她打了个哆嗦，睁开眼，看到那个本已经关了的手机竟然是开着的，颤动着发出女人的笑声。这哪里还是个手机，分明是个吃人的怪物，是个要命的魔鬼！

苏舒睁大了眼睛，睫毛微微颤抖着，惊恐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机竟会变得如此可怕！

这次，她吸取了教训，双手堵住耳朵，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去触摸那个手机了。然后，她放声大叫：“救命！”

随着苏舒的叫声，寝室的灯亮了。小妖揉着眼睛问：“苏舒，你又做噩梦了？”

“我没……”

“没做噩梦叫什么救命？难道是春梦？梦到有人要调戏你？”上铺的沈嘉月不怀好意地探头探脑。

“我刚才听到……”苏舒突然停住嘴，望着床上的手机，说不出话来。不知什么时候，手机恢复了正常，屏幕乌黑地躺在床上，明显关了机，寂静无声。

“睡吧，明天还有事呢！”星星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继续睡。

小妖嘻嘻一笑，做了个鬼脸，熄了灯。

黑暗与寂静再度统治了这个女生寝室。没过多久，她们三个又睡着了。只有苏舒，心有余悸，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寝室里阴风阵阵，全身莫名地直冒冷气，即使把毛毯裹得再紧也抵挡不了那股寒气。

今夜，七月十五鬼节，百鬼夜游，忌出行。

2

窗外，一轮冷月无声地悬在半空，灰白的月光将南江医学院的校园映得影影绰绰，仿佛置身于陈旧的黑白电影中，让人无端地涌出许多惘然。

从窗棂的缝隙中眺望过去，在教师宿舍那边的小径边上，一些高矮不一的模糊的影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蹲或站，焚烧冥钱，灰烬随风而起，仿佛有灵性般盘旋着、飞舞着，消失在苍茫的黑夜中。

苏舒看了一会儿，心里不知为什么渐渐沉重起来，一股深入骨髓的凄凉铺天盖地湮没了她。她刚到十八岁，正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年龄，却总是多愁善感，飞花落叶都能让她心生惆怅，自哀自怜好半天。

如果没有爱，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苏舒突然好怀念外婆的温暖手掌，如果能回到从前，她宁可舍弃一切，永远做一个长不大的疯丫头，永远陪在外婆身边。可外婆终于离她而去，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没有温度、没有颜色、没有情感的另一个世界。

鼻子有些发酸，眼前一片朦胧，强忍了许久，温热的液体终于还是从眼里缓缓滑出来。苏舒将毛毯裹得更紧，心里却是空落落的，任孤独的灵魂在悲伤的音乐中翩翩独舞。

迷迷糊糊中，苏舒终于还是闭上了眼睛，似乎睡着了。

只是“似乎”睡着了，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究竟睡着了没有。因为，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很清晰，和平常清醒时一模一样。但是……但是，她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听从她的意识。

眼睛，无论如何都睁不开。哪怕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看清身边的事物。但是，她又分明“看”见了某些东西，模模糊糊，影影绰绰，没有色彩，没有形状，仿佛只是一些凌乱的碎片，却依然可以感觉出是她沉睡的寝室。

她想说话，可没办法说出来。她侧耳倾听，却什么也听不到。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听从她的使唤了。

身体，似乎是被千斤铁锁捆住了，纹丝不动；胸口，闷得很，仿佛被千斤巨石压住了，连呼吸都难以坚持。但奇怪的是，即使她没怎么呼吸，也不会感到窒息。是的，没错，苏舒清楚地体会到，自己竟然可以完全不需要呼吸。她似乎有了两个身体，一个是躺在床上、僵硬得无法动弹的身体，另一个则是她感觉到的身体，从原来的身体中脱离出来，仿佛是一个毫无重量的影子，又或者是一缕飘浮在空气中的烟雾，身不由己地飘来飘去。

难道，这就是死亡后的感觉？自己已经死了？苏舒悲伤地想。然而，她并不感到有多少痛苦，只是有点惘然若失。她不甘心，她还没享受到人世间的情与爱，她还没有感受到婚姻与天伦之乐，怎么能就这样离去？何况，如果真的死了，真的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却如此无序、冷漠、寂静，连找个可以交流的灵魂都没有，那岂不是更惨？

绝对不可以就这样离去！苏舒也不知哪来的勇气，集中所有的意志，想要让自己飘浮的身体回到那个实质的身体中。她能感觉到自己实质的身体还躺在床上，僵硬而冰冷，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让身体听从指令稍微动一下。感觉就像——就像自己的思想与那个身体完全分离了。

不会的，自己不会就这样死去！苏舒累极了，一边休息一边思索对策。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是睡着了，怎么可能会死呢？如果没死，那么又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

苏舒的思绪百转千回，突然间灵光乍现，脑海里浮出一个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词语——“鬼压床”。今夜是鬼节，鬼门大开，百鬼夜游。难道，自己的身体真的被孤魂野鬼压住了？听说，很多人都有“鬼压床”的经历，像她这样挣扎在生存与死亡边缘。

苏舒壮着胆子给自己打气，不怕、不怕，没事的，那么多遇到“鬼压床”的人还不是醒来了？想到这，苏舒稍稍安心了些，再次集中意志力来呼唤自己的身体。这次，她改变了策略，不再胡乱用力，而是把所有的精神和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上——只要睁开了眼，自己就会醒过来，一切都会消失！

睁开、睁开、睁开！苏舒抛掉一切杂念，拼命地给眼皮下命令。一次、两次、三次……不知尝试了多少次，苏舒眼珠一转，眼皮拉开，竟然真的醒过来了！

醒来后的苏舒筋疲力尽，仿佛死过去一样，瘫软无力。八月天，正是酷热的时候，苏舒却浑身冒着冷汗，心虚气短。

苏舒喘着粗气，尝试着动了动手脚。幸好，手脚还是听从她神经中枢发出的指令的，只是有些疲惫。刚才那场梦魇，苏舒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惊肉跳。

她转动身体，换个姿势睡觉，从平躺变成侧卧。听说，逃避“鬼压床”最好的办法是换个睡眠的姿势。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现在，苏舒正对着寝室的窗户，八月的夜风断断续续地从那里侵袭进来，带来几许清凉。苏舒不喜欢开着窗户睡觉，她总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溜进来，比如盗贼。从小她就是一个胆小的女生，害怕一切陌生人，更别说是那些作奸犯科的小偷与强盗了。在她的记忆中，睡得最安心的时候是童年时她在外婆的怀抱里。

但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女生却坚持要开着窗户睡觉，说这样通风，对健康有益。三比一，少数服从多数，苏舒只有让步。结果，自从她来到南江医学院读书后，每晚睡觉时总是疑神疑鬼，休息很不好。苏舒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想抽时间去医院里做个检查，却一直没有时间。

起风了。先是微风，徐徐而至；然后风加大了，迎面扑来；接着是狂风，呼啸怒号。今天的天气也有些怪，昨天立秋，公历却只是八月初，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不知怎的竟然变得如此阴森。没有固定好的玻璃窗在狂风的肆虐下野蛮地撞击着，“咣当”直响。

苏舒跳下床，奋力关好玻璃窗。狂风怒号，明月却依旧，灰白的月光透过玻璃窗投入寝室，映出淡淡的人影。苏舒刚松口气，突然间看到玻璃窗上有人影晃动，刹那间整个身体都僵硬了，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本来，玻璃上反射的应该是她的容颜。可是，现在，她所看到的，竟然是一颗极为恐怖的头颅。她清清楚楚地看到，这颗头颅下面，根本就没有连着任何肌体。头颅上面，披着乱糟糟的长发，遮住了面容的大部分。裸露着的一双耳朵，竟然像是血一样鲜艳的红色。这个头颅，嵌在玻璃中，就这样一直盯着苏舒，说有多诡异就有多诡异。苏舒头皮发麻，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两腿软绵绵的，腿肚子直打战。

忽然，一阵风吹过，扬起头颅前面的长发，露出她那张神秘恐怖的脸。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鼻子被削去了，只留下两个空洞洞的鼻孔，渗着暗红色的血丝，里面的肉块与骨头清晰可见，随着头颅的摆动微微颤动着；一双眼睛，竟然没有瞳孔，完全变成死鱼肚一般的惨白色，幽幽地盯着苏舒；嘴，紧紧抿着——不对，不是抿着，而是上嘴唇与下嘴唇都被缝在了一起，根本就没办法打开。

3

苏舒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瞪大两只惊恐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如果不是两只手在后退过程中本能地扶住了床头，她早就瘫软在地上了。这怎么可能？按照物理学中光学的原理，玻璃里面反射出来的应该是她自己的容颜。难道，自己的真实容颜竟然是这副模样？

不，不是的。苏舒有种奇怪的感觉，玻璃里面的那个可怕的头颅和她没有一点关系，绝对不可能是她自己的。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主观感觉，却往往正确。既然不是她，这个可怕的头颅又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玻璃里面？

喉咙里渗出一些苦涩的液体，肾上腺急剧收缩，苏舒在巨大的恐惧中勉强保持着镇定，眼睛一下都不敢眨，生怕会有什么灾难性的事情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

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果然，没过多久，苏舒听到一阵“吱咯咯”的刺耳摩擦声，似乎就是从玻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头颅，竟然要从玻璃里钻出来！面容被散乱飘扬的长发半遮半掩，狠毒的眼神隐藏着凌厉的杀气，越过空间的距离穿透了苏舒的眼睛。眼睛一阵刺痛，仿佛被尖锐的银针扎了一般，寒意浸骨。

苏舒张了张口尖声大叫，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眼前一片金星乱舞，差点就要晕过去。等她的视线再度清晰时，那个可怕的头颅正从玻璃中缓缓探出来，硬生生地将玻璃拱成弧形。

那个头颅奋力往外冲突了几下，没有成功。“吱咯咯”的声音陡然停止了，拱成弧形的玻璃也不再弯曲，一切都停下来了。头颅在养精蓄锐，停在那里凝视着苏舒。苏舒打了个哆嗦，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盯着头颅看。她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嘴唇上密密麻麻的针孔，上面渗出了点点血珠。

过了一会，头颅又开始发力，渐渐冲破玻璃的阻隔，一点点地往外钻。苏舒眼睁睁地看着，动都不敢动一下。终于，“砰”的一声，那块玻璃碎裂了，头颅的整个部分都从玻璃里钻出来了，兴奋地摇了

摇，长长的乱发益发显得诡异。然后，它徐徐飞到苏舒面前，几乎就要顶着苏舒的鼻子，冷冷地对视着。

这是怎样的一张脸！

心跳加速，全身疲软，苏舒站都站不住了，纤细的身体战栗不止。她的两只手，也越来越没有力气，以至于靠在床沿上都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她实在忍不住了，软软地瘫倒在自己的床铺上，随手扯过毛毯，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如果不是求生的本能支撑着她的信念，她早就晕过去了。她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恐怖的场面，但无论如何，她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那个头颅似乎看穿了苏舒的心事，冷冷地笑了——如果那也算是笑的话。苏舒只看到，那个头颅的脸颊上有几块脸皮轻轻扯动，仿佛死水微澜，轻轻荡漾了一下。嘴唇，依然是紧紧抿着，上面的血珠因为刚才的笑容而变得更加鲜艳了。

然后，那个头颅缓缓上升，飞出了苏舒的视线，飞到了沈嘉月的床铺上。苏舒不敢妄动，不敢乱叫，呆若木鸡地躺在那里。女生寝室里，又寂静了下来，远远传来不知名的秋虫鸣叫。苏舒等了一会儿，没听到什么响动，壮着胆子站起来，偷眼向沈嘉月的床铺窥视。

沈嘉月睡得正熟，苗条的身体自然地蜷起，散发着妙龄少女特有的淡淡的香气，对着窗外侧卧着。苏舒没有看到沈嘉月的脸，她的脸被一个乱发飞扬的后脑勺挡住了。

是那个恐怖头颅的后脑勺！苏舒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个头颅竟然在慢慢地嵌进沈嘉月的头。它嵌得很小心很缓慢，似乎怕惊醒沈嘉月。

苏舒想起了平常看的那些恐怖电影，这就是传说中的“鬼上身”？她想救沈嘉月，却又怕救了沈嘉月后自己却惹祸上身。犹豫不决中，那个头颅竟然完全嵌进去了。苏舒伸出手去，想推醒沈嘉月。就在这一刹那间，沈嘉月的脸突然变了模样，变成那个恐怖头颅的模样，恶狠狠地瞪着苏舒，仿佛一道凝结了千年的冰柱陡然射进苏舒的眼中，